

长安印丛之三

十二古琴人家印谱

陈尧廷 谢 蕙 陈彦钧 篆刻

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

(西安北大街131号)

陕西省新华书店发行 西安秦岭彩色印刷公司印刷

787×1092毫米 1/32 开本 3印张

1985年9月第1版 1985年9月第1次印刷

印数：1—3000

统一书号：8199·964 定价：1.50元

十二
品人
印譜

长安印从之三
陈尧廷 谢蕙 陈彦钧篆刻
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



吳昌碩
繪
印
周
先
立
治
三
月
六
日

浙宗巧入徽宗拙鑄鼎銘泉

扶教閩州載石

白石翁

倉

陳染

標絕詣近觀棠葵六深寒

近代危伯千論詩必造深寒

境刻印六銘 光廷先生鉄筆

貫穿古刻轉益多師卓然一
罕信可傳也率題短句即希
正之

雙魚瑞陽寶齋





三秦印苑第一枝

——读陈尧廷先生印章作品

明清两代，当在祖国南方掀起文人治印高潮的时候，北方印苑却几乎一片空白。直至二十世纪中叶，陈尧廷先生——这位土生土长的西安印人，才在“自古帝王州”的三秦土地上催开了一枝印苑之花。

陈尧廷，一署尧亭，酷爱古琴，自号琴痴，因藏有十二张古琴，又号十二古琴人家。夫人谢蕙，其子彦钧，均善治印，一时传为佳话。

陈先生于治印之道，刻苦自学，中青年时期主要得益于汉印。他三十七岁时所创作的《汉麒麟阁十一将印》全以汉法入手，或如满白铸印，或如将军急就，间出封泥奇趣，没篆风姿，区区二十余印，已可窥汉印博大精深的面目。陈先生对于汉印艺术驾轻就熟的技巧可见一斑。

由于陈先生对于书法、绘画、古琴素有研究实践，再加上在治印中远溯秦玺汉铸，近师名家流派，并从龟甲钟鼎，碑版墨翰中汲取精萃，使他的“印外之功”与“印内之功”都有颇厚的基础。这一点，在他中年以后的印章创作中明显地有所体现。在入印书体上，甲骨钟鼎，秦文汉篆以及隶、魏、楷体无所不收，在章法布局上，继承了汉印静中求动的传统，于方整之中取势求变，或虚实，或对称，方园曲直，变化多端，不乏佳构。在他刀下既有如“家在嵯峨山麓”那样的挺拔苍劲，又见象“张朋一”、“尧亭私印”诸印的流动自然。至于花押及篆则能因势利导，巧妙安排，不野不乱，恰到好处。在刀法运用上，无论是冲刀、切刀，都能运用自如。粗文肥而不膩，如“白浪淘天”、“张春浦”等，细文瘦而不枯，若“愿斋”、“问翁”皆是。另如“熊文源印”、“佟寿勋”、“倚轩”等印，单刀痕迹颇浓，却又异于白石老人的风格，别有情趣，耐人

玩味。

近几十年来，专题印章的创作发展迅猛，给这门古老艺术的发展带来了生机。专题印章的创作给印人提出了如何在一组印章中变化形式与技法的问题，很显然，用一门一派的风格手法去表现专题组印是单调和不足的。陈先生在这方面有着较成功的实践，试以他早年创作的《汉麒麟阁十一将印》与晚年的《毛主席词浪淘沙·北戴河》印相比，前者仍沿用传统的汉法（当然，与专题内容也有关系），后者则一印一貌，丰富多姿，达到了较完美的艺术效果，具有一定的时代气息。

纵观陈先生的印章，不难看出他既尊重传统，学习传统，却又在努力捕捉时代的信息，不断赋予印章以新的生命。

三秦印坛没有形成象浙、皖那样的流派，也没有出现能够影

响一代或数代的治印大家。这一点，可能使后来的印人遗憾，但也正是这样，才不致使新印人轻易落人一门一派的巢穴而裹足不前。陈先生治印是自学的，他在门派之外吸收了丰富营养，努力赋予印章较多的面貌，在这方面，与当今三秦印坛上终南印社的印人们提出的“随印生法”，颇有相似之处。随着时代步伐的前进，艺术领域的开拓，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三秦印坛上将会出现花团锦簇的大好春光。

赵
熊谨识于药石庐

一九八四年八月十九日夜

正篇

陈尧廷治印

毛主席词浪淘沙北戴河 一二

汉麒麟阁十一将印 一六

闲文印、姓名印 二四

自用印 四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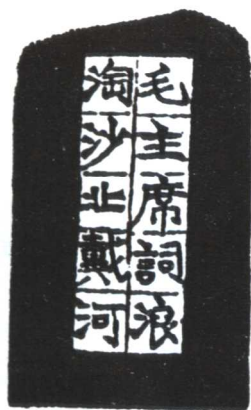
谢蕙治印

陈彦钧治印

大雨落幽燕

白浪滔天

一二一





秦皇島外打魚船

一片汪洋都不見

一三

知向谁边

往事越千年

一四





魏武揮鞭

東臨碣石有遺篇

一五

萧瑟秋风今又是

换了人间

一六

